

孙佳

著

长 篇 历 史 小 说

玄 妇好传 鸟



天 命 玄 鸟 降 而 生 商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孙佳
著

长 篇 历 史 小 说

玄 妇好传 鸟



天命玄鸟

降而生商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玄鸟：妇好传 / 孙佳著. — 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8.7

ISBN 978-7-5339-5293-8

I. ①玄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7231 号

玄鸟：妇好传

孙佳 著

责任编辑 童炜炜
装帧设计 金山
排版制作 尚春苓
责任印刷 朱毅平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网 址 www.zjwycbs.cn
联系电话 0571-85152727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字 数 337 千字
印 张 14.75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293-8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读一页书 舔一口蜜

北京读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策划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

——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

多少年来，玄鸟宛如高高在上的天神，俯视渺小的世人，看着他们争权夺利，悲欢离合，生生死死……

目 录

楔子	/ 1
第一部 初相见，命运显	/ 5
第二部 家仇国恨，情丝惹牵	/ 49
第三部 生别离，君在何处	/ 113
第四部 执子之手，一王一后	/ 179
第五部 女将军不知宫中事	/ 243
第六部 心渐老，归途渐远	/ 303
第七部 木槿花开似当年	/ 357
后传	/ 435
后记 历史与传奇	/ 455



楔子



乌云将天空盖得严严实实，再也透不出一丝一毫的光，浓黑穹庐里不时传来滚滚春雷的巨响。伴着隆隆雷鸣，一道凌厉电光猛地撕破苍穹，将一座宏伟城池照得面目狰狞。

这里是公元前 1251 年，殷商王朝的都城——殷。

王宫里漆黑一片，只有一座宫室前燃起触目的熊熊大火，数十名神色慌乱的卜官正手忙脚乱地将龟甲投入火中，马不停蹄地占卜着事态的吉凶。他们占卜的人，是年号为小乙的第二十一代殷王——子斂。

这位不到四十岁的殷王，半年前就已重病缠身，两月前竟在主持祭祀时倒了下去，高超的医术和名贵的药材也没能使他恢复健康。在这个夜晚，他陷入长时间的昏迷。

子斂的宫室外黑压压跪着一群巫师，他们不停向天帝祈祷，在诡异的乌云和火光的衬托下，身着白衣的躯体如从地府奔出的鬼怪。

宫室内一片混乱，手捧汤药的医官与传递龟甲的卜官来回穿梭，不时回报和商讨殷王的病况。

从两月前子敛病发开始，有三个人便一直陪侍左右，按照卜官吩咐，他们此刻正待在一间小室里，随时听候殷王病情的发展。与其他人相比，他们简直是出奇地安静。

一个是六十上下的老年男子，倚墙而立的他交叉双臂，正若有所思地注视窗外漆黑的苍穹，好像在思考，又像在等待。

跪坐在他身旁的是一名三十来岁的中年贵妇，她紧咬苍白的嘴唇，捂住胸口，仿佛要将激动的情绪生生压下去。每当天空响起一声雷鸣，她就不自觉地轻颤一下。

最后一个，是盘腿在地的二十岁左右的华服青年。他虽没说话，却一直不耐烦地用匕首削着面前的木几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地板上已出现了一大堆木片，可他还在不停地削着。

沉默不语的这三个人，即使偶尔眼神相撞，也会立即转过脸去。狭小的房间里，充满惴惴不安的气息。

时间慢得好像已经停止。华服青年按捺不住，猛地站起身，快步向子敛的房间走去。

中年贵妇一惊，正想出言阻拦，只见老年男子已箭步上前，用力拉住华服青年的胳膊，厉声斥责：“您要做什么？”

青年一边挣脱，一边愤愤地叫道：“甘盘，放开我！我要去看叔父！”

甘盘非但没放开，反而冷冷一笑：“殷王即位的惯例是‘兄死弟及’，没有兄弟就由长子即位，下一位殷王是储君子昭，您进去做什么，盘庚之子，子明？”

“子昭？”一抹嘲讽浮现在子明脸上，他望了望已站起身来的中年贵妇，轻蔑地说，“他是不是叔父的孩子还说不定呢！您说是吗，叔母？”

中年贵妇的脸霎时变得比头上的白玉笄还要苍白，她一连后退几步，差点跌倒在地。

“不可对王后无礼！”甘盘怒斥。

子明用力挣开他的手，冷笑道：“甘盘，你虽身为相，也未免太妄自尊大了！你以为自己是汤武王的明相伊尹吗？”

两人争执之际，一名脸色煞白的卜官跌跌撞撞地冲进来，惊恐地宣告：“殷王小乙归天！”

这声音虽不大，却比屋顶上空的电闪雷鸣更使人心惊，三个人猛然愣住了，惊恐的表情凝固在脸上。

殷王宫上空，那酝酿已久的大雨，开始倾盆而下。

第一部

初相见，
命运显

第二日清晨，殷的上空依旧下着暴雨，位于西北方的冀州治所安泽城却是风和日丽。

冀州是古三代帝王建都所在，它的诞生来自远古大禹治水时对天下的划分。大禹将中原分为九州——冀、青、豫、扬、徐、梁、雍、兖、荆，处于辽河与黄河间的富饶冀州便是九州之首。

明媚阳光遍洒在冀州的肥沃土地上，万物在春季暖阳中自在生长，在南方过完冬天的黑色玄鸟也纷纷飞回北方。

早晨，本应忙于劳作的人们却向安泽城北的祭祀场所拥去。冀州侯妇虎将在这儿举行一场祭祀天帝的射箭比赛。他设下左中右三个靶场，还准备了昂贵的奖品——三个月前由骊戎族送上的文马。这是传说中天下跑得最快的马，据说即使三天三夜不吃不睡，它也能毫不疲惫地日行千里。

方方正正的祭祀平台上摆起了靶场，士兵们忙碌地维持秩序。骊戎文马早已被拴在平台一侧的石柱上，雪一般的皮毛在日照下闪闪发光，

赤红鬃毛如火焰在它脖颈上燃烧。此刻，它正愤怒地圆睁着黄金般耀眼的眼睛，不驯服地用蹄子敲打地面，发出阵阵声响。

围观的人们艳羡地盯着这匹马，不时发出阵阵议论和感叹。比赛前，冀州侯妇虎就声明，贵族和平民可平等参赛。这次射箭比赛几乎轰动整个安泽城。

“说是平等参赛，最后获胜的还不是那些贵族？”一个瘦削的驼背青年懒洋洋地交叉起双臂，嘴里一边嚼着草茎，一边发泄不满，“忙于生计的平民哪有时间练习箭术？”

这话传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葛衣少年耳里，他笑笑，上前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参加，好替平民出这口气？”

驼背青年哈哈大笑：“我只是个搬砖运土的奴隶，连弓箭都没摸过，怎么参赛？”他打量少年，指着对方背上那副破旧的弓箭，笑着反问，“我看你倒是会射箭啊，怎么不代表平民去参加？”

少年淡淡一笑，摇摇头：“我没兴趣。”

驼背青年做了个鬼脸，指着不断拥向靶场的人群：“你看，那么多人参加了，难道是你胆怯吗？”

少年眯起眼睛，凝神注视方台上弯弓搭箭的参赛者。沉吟片刻，他点了点头：“你说得对，平民也不妨去试试。”

“父亲真是大方，竟舍得将名贵的骠戎文马当奖品。”靶场右侧高台上观望的一小队人马中，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。说话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猎装少女，她被冀州骄阳晒得微黑的脸上有一双灵活的大眼睛，几颗朱红的玛瑙珠随意点缀在长及腰际的发辮上，更显得俏皮可爱。

少女目不转睛地盯着骊戎文马，不悦地皱起了眉头：“为什么父亲规定比赛只能让男子参加……”

随从中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连忙解释：“冀州侯的意思是，男子参赛更能显出威仪，而女子参赛，未免不雅……”少女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：“泄割，你身为我父亲的得力手下，怎么变得如此啰唆？”

面对斥责，泄割讷讷地低下了头。少女看了看矮小的泄割，眼睛一亮：“泄割，我们来换衣服吧。”

“啊？”泄割吃了一惊，他猜不透这个顽皮的小主人又要玩什么花样。少女看了满脸疑惑的泄割一眼：“因为，那匹马，我得要回来。”

这场几乎使安泽城万人空巷的射箭比赛，也吸引了两个路过此地的外乡人。

那是两个身着皮毛衣饰、骑玄黑马的披发男子。两人高大的身材、古铜色的皮肤，以及左脸颧骨处的朱红刺青，已清楚标明了他们的国家——位于殷北面的鬼方。

相貌威严的中年黑须男子随意地扫扫靶场的情景，便继续赶路。另一个系着黑色额带的十七八岁少年则好奇地勒住缰绳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“成燧，别看了。我们还有正事要办！”中年男子催促。成燧回过头来，顽皮一笑：“父亲，您说我也参加这比赛怎么样？”

儿子突如其来的提议使他一惊，还没来得及出言阻止，成燧已翻身下马，大步向人群中走去，大大咧咧地嚷道：“让一让，鬼方第一神箭手来了！”

父亲气急败坏地叫道：“成燧，快回来！别闯祸！”可一眨眼工夫，

儿子的身影就已消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。

“鬼方人！”“是鬼方人！”成燧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，沉默观看比赛的冀州侯妇虎感到一丝不悦。

妇虎举办这次比赛，名义上是祭祀天帝，实际是想笼络民心，同时宣扬冀州威仪，所以得胜者最好是冀州本地人，不料居然有鬼方人要参加比赛。

鬼方，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的国家，势力西起甘青草原，环绕在黄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，东至太行山一带。该国民风强悍善战，三岁孩童就能射下天上的飞鸟，几乎每个男子都是神箭手。若这个鬼方少年取胜，岂不是和他的初衷背道而驰吗？可他在赛前已宣布参赛者不限身份和民族，事到如今，妇虎也只能暗暗祈求天帝让这个人输了。

“我要用自己的弓箭。”当士兵不情愿地将一副弓箭递给成燧时，他笑着推开了，大步向靶场左边那组参赛队伍走去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士兵生气了。

成燧从后背取下弓箭，大笑道：“你们中原人的东西都是小孩的玩意儿，我们鬼方人才不用它！”

他的狂妄引发了围观人们的愤怒：“你竟敢侮辱中原人！”“快让他输，好杀杀他的威风！”“让他滚回鬼方放羊去！”

成燧不急不慢地整理弓弦，拉长了声音：“那么，有谁来向我挑战吗？”

“我来！”一名脸色白皙的青年快步走上靶场，他是冀州有名的神箭手，十岁就能射穿飞禽走兽的眼睛。他的出现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，妇虎脸上也露出一丝喜色。

成燧打量脱去上衣后摆好射箭姿势的青年，一笑：“喂，你怎么这样

瘦，中原人都吃不饱吗？”

青年没理会成燧的取笑，稳稳地拉开了弓，一声清脆弦响后，长箭如闪电射出，向正前方的靶心飞去。

随着长箭的射入，草制靶心重重一震，几乎要倒在地上。

急于知道结果的人们拥了上去，只见那箭分毫不差地正中靶心，不由得发出阵阵喝彩。青年脸上也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他转过头来，扫了成燧一眼：“轮到你了，鬼方人。”

成燧哈哈一笑，揉了揉指关节，拉开了自己的弓。

青年的脸上原是不屑神情，当他的目光落在成燧的弓上时，脸色却一变。作为射箭的行家，他一眼就看出这个鬼方人用的是弓弦绷得极紧的硬弓，若无强大的臂力根本无法拉开。一滴冷汗悄悄从他的额上滚落。

“你快射箭啊！”“还磨蹭什么？”见成燧还没动静，人们七嘴八舌地叫起来。

“急什么，你们就这么想看我的神技吗？”成燧黝黑的脸上扬起骄傲的笑容，将弓拉得越来越开。

随着“嗖”的一声箭响，站在靶子两旁的人只觉得眼前的风都被这箭割开，他们害怕得闭上了眼睛。

箭响过后，便是一件重物倒地的沉闷声响。人们惊讶地睁开眼睛，却没瞧见箭靶，只看到一团漫天飞舞的草絮。

“天啊！他射倒了箭靶！”缓过神来的人们这才发现，厚重的箭靶不仅已倒落在地，还在箭的力道下裂成了两半！
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拿起箭靶的人们再次发出惊讶叫喊。原来，成燧的箭竟将那青年的箭从中均匀劈开，直直插在青年的箭头上！